



雀戏枝头 李陶 摄

[凡人故事]

□翟立华

一路花开

再见小颜的时候,她正背着相机赶来,一边擦汗一边说:“我来晚了,来晚了。”

小颜是我的初中同学,聪明、漂亮,总考第一。同学们都知道,她有个体弱多病常年吃药的妈妈,还有一对年幼的弟弟妹妹。家里的重担压得她爸爸随时可能倒下去。有好几次,我看见她来学校时眼睛红红的。初三那年,小颜的妈妈住了一次医院后,小颜辍学了。

听说后来小颜去了服装厂打工,再后来经营了一家服装厂。这次回家,初中班长千方百计地组织全班同学聚会,再出现在同学们面前的小颜已经是市里晚报的记者了。同学们一致请小颜说说这些年的经历,她笑了:“没啥可说的啊,你们上高中、上大学后,我绕了一个弯儿,追赶上来而已。”

小颜在服装厂打工的时候,正好十六岁,她长得漂亮、手又巧,一直是厂里的业务标兵。厂里规定,每礼拜休息一天。这一天,同事们相约逛街、唱歌、跳舞,小颜却去十几里外的工人文化宫报名学习服装设计。她蹬着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自行车去学习,夜里又一个人赶回厂里。风风雨雨三年后,她辞职回了家。

小颜回家开了一家裁缝店,因为手上功夫了得,店里总是顾客盈门,她一个人养活一家人已不成问题。偶然一个机会,小颜结识了一个做外贸服装的女老板,老板看中了她的手艺和人品,把自己的订单分给小颜一部分,小颜的外贸加工厂做得红红火火。

小颜自小热爱文学,当年的作文每一篇都是范文,语文老师经常一边读一边不停地称赞:“天才啊天才!”其实小颜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,她看书,写作,上函授班,参加成人高考,拿本科毕业证。晚报招聘的时候,她毅然报名参加,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报社录取。

小颜的爸爸说:“你确定要把服装厂转让?不心疼?”她点点头又摇摇头:“心疼!可是爸爸,我从小想当作家,辍学后我离梦想越来越远,现在有机会从事文字工作,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了。服装厂,我想做了还可以做,只要我想干就一定能干成。”

这个自信的姑娘进了报社,短短两年就做到了首席记者。如今,长发飘飘的她坐在那里,比我们任何一个人人都明艳动人,她谈笑自如、从容大方,像一朵含蓄的花,散发着淡雅的香气。

小颜的人生,于我们而言是艰难的,当我们上高中时,她在打工,当我们上大学时,她在创业,当我们参加工作时,她在自考……虽然步调不同,但是她一步也没有落下,她的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,她的人生一路花开。

[夕花朝拾]

听书记忆

□王剑

我读书,起初是从耳朵开始的。

我们村小学有一位民办教师,姓杨,很会讲故事,我们都愿意亲近他。

杨老师家里负担重,星期天要到田里干农活。因为太喜欢他了,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常跑去帮忙。说是帮忙,无非是把老师拔下来的草挪到地头,或者把他捉的虫子集中到一个大瓶子里。

见我们来,杨老师总是极力阻止。拗不过我们,他就坐在庄稼旁边,给我们讲《岳飞传》,算是酬谢。

杨老师讲故事非常风趣,话语是我们那儿的土语,动作是孩子们常见的动作。我们听他讲岳云和牛通打斗的情节,就如同小伙伴平时打闹一样亲切。

就这样,在这原生态的课堂上,杨老师用贴近大地的方式,完成了对我们的文学启蒙。

五年级,我们转到岭上小学,遇到了崔老师。崔老师最拿手的是读小说,他总会在课堂上留出十分钟,给我们读上几段。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,别的老师不可能这么做。

慢慢地,这十分钟成了我们最幸福的时光。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该背诵的课文背会,把该写的生字写好,把造句和解词都抄得规规矩矩的,然后,安静下来,像退潮的海水,等待盛宴开始。

崔老师读的小说,一本是《双枪老太婆》,另

一本是《黄英姑》。他读书很讲究节奏,哪些地方快,哪些地方慢,拿捏得很准。有时,还配上象声词,辅以肢体语言,既生动,又传神。

我们如饥似渴地听着,四五十个学生都瞪着好奇的眼睛。平时最捣蛋的李小毛,此时竟也听得入了迷,真是不可思议。

我们时而屏住呼吸,一动不动;时而长舒一口气,激动得鼓起掌来。读到关键处,下课铃突然不知好歹地响起来。

平日上课,我们总盼着下课铃响,但当崔老师上课时,没人盼这个。甚至很多时候,即便打了下课铃,我们也不让崔老师下课:“再读一会儿!”于是,崔老师装出无奈的样子,再读两小段。然后,我们一齐鼓掌,欢送崔老师离开。那时,我们真是太迷恋小说了。

后来,我们又凑到邻居家的收音机前,听评书。袁阔成的《水泊梁山》、单田芳的《三侠五义》、田连元的《隋唐演义》、刘兰芳的《杨家将》、王刚的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。

那真是一段美好的岁月!我们忍受着身体上的饥饿和匮乏,却从耳朵的大量“阅读”中,获得了生活的极大快乐。

说也奇怪,那些带着魔力的文学故事,源源不断地飞进我们的耳朵后,并没有当即溜走,而是在我们的血液里驻扎下来。它们相互碰撞、化零为整,带给我们一种微妙的感觉,一份重要的精神营养,滋补着我们贫弱的童年。

[城市笔记]

深圳寻古

□马继远

深圳给人的印象,通常就是发达、现代、时尚。突然说深圳有不少历史遗迹,估计许多人难以置信,但这确乎是真的。

作为改革开放之城,深圳才三十多岁;大鹏半岛咸头岭遗址的考古发掘则证明,在距今六七千年前,已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活动了——深圳的历史,其实很久远。

晨昏交替,岁月消磨,历史遗留在深圳的痕迹,大多烟消云散。也有些东西,幸运地保留了下来。它们,可能是一座古城楼、一片古村落、一棵古榕树,也可能是一座古庙、一口古井、一间祠堂,还可能是一座牌坊、一条老街、一家老店……带着岁月风尘,栖身在都市的喧嚣光影里,静默无声,只在不经意间,向人们打开一道缝隙,让人得以窥测过往的只光片羽。

出于个人爱好,对稍微上点年岁的东西,我都有莫大的兴趣。深圳的那些历史遗存,零散分布在城市的高楼大厦后、山海绿树中、民房村舍间,我经常是地铁、公交、的士、步行多种出行方式并用,借着地图导航去寻访。像有名的大鹏所城、南头古城、凤凰古村、甘坑小镇、中英街,我都去过。少有人去的赤湾炮台、宋少帝陵、大万世居,我也饶有兴致地去了。

有朋友吃惊地问我:你是来深圳考古的吗?到深圳这么多年了,有些你到的地方,我都没去过呢!

我不考古,我只是想看看,看看那些在时光长河中沉淀下来的遗存,现今是什么样子的,顺带联想一下历史过往。在宋少帝陵,回想陆秀夫“负帝殉海”的壮烈,思量其到底是愚是忠。在天后宫前,遥想渔民“辞沙”远行,代代传承延续着海上丝绸之路……

因为喜欢,寻访这些历史遗存,无须用值与不值来衡量。宋少帝陵,我猜测,十有八九是赵家后人穿凿附会而立的。即便为真,一座七八岁幼儿的墓,能有多大价值?去沙井看江氏大宗祠的蚝壳墙,路上花费的时间远超停留观赏的时间。到坪山的大万世居时,里面尚在整修,处处断壁残垣,只领略到了客家围屋的大概轮廓。不管这些遗存是真是假、颓败与否,它们都代表着时光和历史。人站在它们面前,总能感觉到生命的短暂、渺小,褪掉几分功利、浮躁。

还有一个感受历史的渠道,就是走进博物馆。深圳的博物馆很多,公立、私立的都有。博物馆展示主题丰富多样,除了代表传统文化的瓷器、陶器、书法、字画等,还有钢琴、自行车、居家服饰、版画、红木家具、油画、客家民俗、潮汕民俗、古生物等,种类多得令人匪夷所思。

不过,那样东西没有历史呢?就是街上常见的自行车,到博物馆去了解它的缘起、发展,也能增长知识。尤其是一群人同去博物馆,连历史文化都跟着热闹起来了。